



揚州府志卷之十六

人物志中

名臣列傳

漢劉瑜

劉熊

徐璆

臧爰

臧洪

陳容附

魏徐宜

陳琳

陳矯

本騫

吳呂岱

張紘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
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以太尉楊秉舉賢
良方正至京師瑜上書陳事言中官比肩裂土有乖
開國承家之義女嬖克積生長六疾第舍增多窮極

揚州府志卷之十六
人物志中
名臣列傳

奇巧州郡官自考事奸情賄賂皆為吏餌民愁盜起
輒興誅伐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私幸宦官之舍因此
暴縱無所不容宜遠邪佞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
和平德感祥風矣於是特詔召瑜問灾咎之徵指事
案經識以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
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尹勲為尚書
令同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宦官悉焚瑜所上書
以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
行

劉熊字孟陽廣陵海西人仕為酸棗令按金石古文

稱熊光武皇帝曾孫廣陵王之孫俞鄉侯平之季子
守約履勤獻敦五經既練州部卷舒委蛇賞善礪頑
勤恤民隱貪充革情清修勤慕德惠潛流鬯芳旁布
吏民愛之若慈母畏之如神明相與採撫謹言刑之

碑石焉

按熊史傳無考據
碑文足想見其人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稍
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
放濫賊罪數億璆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
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
校尉以相威臨璆至州舉奏忠贓餘一億又奏五郡

太守及屬縣有賊汗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黃巾賊于宛破之張忠與諸閹宦構謗璆遂以罪徵以破賊功得免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表術所劫欲授璆上公位璆歎曰龔勝鮑宜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傳國璽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璆曰昔蘇武困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卒于官

臧旻廣陵射陽人有幹車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

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攻破城邑衆以萬數上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寅擊昭破之昭復更屯結旻進兵連戰破平之獲昭父子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自匈奴還太尉袁逢問西域諸國土旻具言西域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土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指陳甚悉逢歎息曰雖班固作西域傳亡以加也後轉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臧洪字子源旻之子也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丘長中平末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勸超以誅除國賊

為天下倡義超然之乃約諸牧大會酸棗將盟更相
辭讓咸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詞氣慷慨聞
者無不激揚時公孫瓚與劉虞有隙超遣洪詣虞至
河間值幽與交兵行塗阻絕因寓于袁紹紹奇洪以
為東郡太守時曹操圖張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謂軍
吏曰今日之事唯滅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洪
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
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
徒跣號泣從紹請兵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
滅洪由是絕紹紹與兵圍洪歷年不下使陳琳以書

譬洪洪答曰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
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洪投命君親策名長久
夫復何言紹知洪無降意增兵急攻城城陷執洪紹
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曰今日服未洪瞑目曰惜洪
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洪邑人陳容
少為諸生親慕洪隨為東郡丞見洪當死謂紹曰將
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
慙使人牽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
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滅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
日生也遂俱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魏祖操辟爲司空掾屬遷齊郡太守從到壽春會馬超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宜得清公大德以統鎮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太祖崩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効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宣所謂社稷之臣也文帝踐阼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迴倒宣凌波而前帝壯之遷尚書明

帝卽位封津陽亭侯桓範薦宣謂僕射任重莫宜宣者遂拜左僕射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宣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青龍四年卒遺令布衣疏巾歛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仕三朝公亮正色可謂柱石臣也追贈車騎將軍諡貞侯

陳琳廣陵人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

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
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
于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
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合聚
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
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與
文章袁氏敗琳歸魏祖魏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
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
謝罪魏祖愛其才而不咎以爲司空軍諮祭酒管記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太守陳登請爲功曹深
敬友矯時廣陵爲孫權所圍登令矯求救于魏太祖
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
外藩則吳人劉謀徐方永安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
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
懸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乃遣
兵赴救後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魏郡西部都尉
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
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悉自覽
罪狀一時論決及從征漢中還爲尚書行前未到鄴

太祖崩群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皇后令策太子即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太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踐祚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遷陛下宜還帝慙回車其亮直如此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卒諡貞侯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本有統御之本所在操綱

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騫字休淵矯季子少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避亂南渡詣吳主權召

署錄事出補餘姚長時會稽賊呂合秦狼等為亂吳主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擒

合狼定五縣拜昭信中郎將督孫茂等十將取長沙三郡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高涼賊帥乞降

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討桂陽賊王金生縛金斬獲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封都鄉侯士徽逆命

岱督兵三千人襲擊破之進封番禺侯潘濬卒岱代

濬領荊州會廖式作亂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攻討式斬之還鎮武昌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困乏吳主聞以讓群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賜巾襦與共言論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年九十六卒遺令殯以素棺疏布葬送之制務從儉約子凱

嗣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策薨曹操欲因喪伐吳紘諫以乘人之喪非義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操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挑敵紘諫曰兵凶戰危

此偏將之任非主將所宜權納紘言而止明年將復
出軍紘勸權且隱息師徒任賢使能以待時變又建
議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
子靖留牋以人主當求賢受諫抑情損欲以成仁覆
之大權省書流涕所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贊曰東漢尚節義觀劉瑜感憤擊排闥宦徐璆抗志
不面僭逆洪雖偏節蹈死不悔可不謂俠烈丈夫者
哉吳魏故多能臣宣之忠公矯之亮直岱勞不伐紘
忠而雅卽三國人才邈焉寡儔矣孔璋以章檄擅長
其諫何進毋徵召外兵而漢竟以此覆庶幾知天下
大計列之名臣亦無愧也

晉戴淵

戴邈

劉頌

高嵩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舉孝廉累轉振威將軍以討賊
有功賜爵秣陵侯出爲征西將軍都督交豫幽冀雍
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鎮壽陽與劉隗同
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其見
寵異如此王敦舉兵詔淵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石
頭失守淵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乃率麾下百餘
人赴宮受詔與百官公卿於石頭見敦敦問曰前日
之戰有餘力乎淵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

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
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俄遣鄧嶽繆
垣收淵遂遇害淵素有重望海內之士莫不痛惜賊
平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簡

戴邈字望之淵之弟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兄而
儒雅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
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
征南軍司於時百凡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請興禮
樂帝嘉納焉代劉隗爲丹陽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
及兄淵遇害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贈衛將軍

軍諡曰穆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厲王胥之後司馬昭辟爲相
府掾奉使蜀時蜀新平民饑頌表求賑貸不待報而
行由是除名武帝踐祚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
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衷巡撫
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
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寅無罪白出
之時人以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轉河內太
守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
百姓獲其便利除淮南相在官嚴整多治績舊修芍

陂歲用數萬人豪強因得兼并領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稱平惠焉又上疏論律令事及復肉刑為時論所美卒諡曰貞

高嵩字茂琰廣陵人悝之子少好學善史書司空何克為揚州引為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初悝封建昌伯以納妾致訟被黜及悝卒嵩自繫廷尉訟寃表疏數十上帝哀之為復其父爵簡文帝輔政引為撫軍司馬時桓温擅威率眾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嵩為作書諭以禍福温即還鎮哀帝好服食嵩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

公事免卒于家

贊曰戴淵勇毅多權畧時之不競殞于逆敦之手惜矣邈敦儒雅弗越典常劉頌平反撫民能惠高嵩控欵納忠明于君親之義皆晉良也南渡以後江以北得四臣焉而戴氏居二茲宣尼所為嘆才難乎

宋陳憲

呂安國

荀伯玉

梁呂僧珍

陳杜僧明

隋來護兒

子整

陳憲廣陵人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狸攻圍縣瓠憲行汝南郡事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

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作蝦蟆車以填塹憲督勵將士固女牆而戰賊死者屍與城等

呂安國廣陵人泰始二年劉劭征殷琰于壽春安國以建威將軍爲劭軍副抄斷賊糧道燒其運車多所殺傷琰衆奔退劭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衆軍繼至安國勲第一封彭澤縣男未拜改封鍾武縣男加邑四百戶四年改封湘鄉侯在朝以宿舊見遇年六十四卒諡肅侯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齊高帝蕭道成鎮淮陰時伯玉歸身結事爲冠軍刑獄叅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憂慮甚伯玉勸以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遂留復本任由是見親待時武帝在東宮專斷用事任左右張景真伯玉啓上收景真殺之上嘉伯玉盡心益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時人爲之語曰十勅五令不如荀伯玉命

呂僧珍字元瑜世居廣陵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並進武帝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涼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間謀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衆憚莫敢行僧珍固

請克使單舸上道既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返帝甚嘉之時義兵起武帝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乃會衆發兵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武帝進僧珍前鋒大將軍軍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與衆迎戰僧珍等要擊大破之居士奔散獲器甲不可勝計武帝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侯食邑千二百戶僧珍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其舊宅前有督郵廨鄉人或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豈可徙之以益私宅卒年五十八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侯如故諡曰忠敬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盧安興爲廣州刺史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爲所啓安興子雄討交州坐玩師賜死天合奮義召衆攻蕭映爲陳高祖霸先所殺竒僧明及文育釋之仍引爲主帥侯景之亂隨高祖入援京師高祖于始興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擒裕斬之又與蔡路養戰于南野僧明馬傷高祖馳往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乘馬復進衆皆披靡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臯入瀨石以逼

高祖僧明與文育等拒之連戰百餘日卒擒遷仕侯景遣余慶等寇江南高祖命僧明爲前驅所向克捷表僧明爲長史及景平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兖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戶荊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吳明徹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年四十六諡曰威子晉嗣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幼而卓詭好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舍書歎曰大丈夫當如是安能區區文事隴畝耶群輩驚其言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爲間諜授大都督平

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賊據岸爲營三且百餘里船艦蔽江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艫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賊潰散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盛道延擁兵作亂護兒進擊破之又破汪文進于黟歙進位柱國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千人塚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泃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郭明年又出滄海道師

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
 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出師渡海至卑奢城高麗
 舉國來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趨平壤高元震懼
 遣使上表請降尋有詔旋師轉左翊衛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楷
 弟弘仕至果毅郎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武賁郎將
 右光祿大夫宇文文化及之亂闖門死焉唯少子恒濟
 獲免整驍勇善撫士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賊甚憚之
 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槍
 不畏官軍千萬眾只
 畏榮公第六郎
 贊曰陳憲諸人皆以決策克敵有聞于時其時五代

兵爭之際草昧宜力鱗攀翼附固其宜也僧珍為梁
 室元勳然能深自挹損不以其私而干公議可不謂
 人傑哉

唐來濟

李邕

李鄴

李璣

王播

王起

王式

王鐸

來濟護兒少子也宇文文化及之難濟以幼得免詩例
 流離而篤志為文章入唐擢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
 三品高宗將以武氏為后濟切諫有曰王者立后以
 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閒令淑者副海內
 之望稱神祇之意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

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乃
 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側請加賞慰而
 實銜之帝示濟等濟益惧帝常從容問馭下所宜濟
 以省徭役為對于時山東役丁歲數萬人又議取庸
 償顧紛然繁擾故濟對及之尋坐褚遂良貶台州刺
 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督兵拒之謂
 其眾曰吾常被刑網蒙赦死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
 而馳賊沒焉贈楚州刺史濟有集三十卷行于世初濟
 與弟恒俱以學行見稱虞世南子相無才術居工作
 之司及濟與恒相次知政事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
 不係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術則為
 匹庶來護兒兒作相虞世南兒作匠

李邕字太和江都人李善子也少嘗見李嶠自言讀
 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
 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與篇隱帙了
 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武后朝嶠為內史與張廷
 珪薦邕可任諫爭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
 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
 杜稷大計當聽后色解為可璟奏及五王誅坐善張
 柬之出為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叅軍中宗時召拜右
 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遷戶部員外郎
 玄宗即位為御史中丞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

史尋坐仇者告邕賊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白其冤

載文苑

得減死貶遵化尉流漳嶺南以

從討嶺南賊有功徙豐州司馬開元中起爲括州刺史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及入朝人傳其眉目瓌異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溢後以讒媚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騎衛參軍柳勣有罪下獄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名盛因傳以罪詔郡杖殺之代宗時贈秘書監邕爲文長于碑頌官雖累誥不進而天下慕其名盧藏用嘗

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鄜字建侯邕重孫也建中中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至幕府累擢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鄜與母妻陷焉鄜給懷光以兄病母欲往視遣妻侍之還洛後刺賊虛實及所以取攻者白之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問之鄜詞氣不撓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及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爲吏部郎中以宣慰使持節徐州諭張建封亂卒建封子愔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鄜以非詔命削去乃受還遷郎中元和後拜淮

揚州府志 卷十六
南節度使王師討蔡鄺以兵二萬分壁鄆境賞餉不仰有司後以承瓘薦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鄺不喜由宦倖進至京師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曰肅

礪字景望鄺之孫也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內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礪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礪上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

迴避旁緣爲奸也詔不奪俸黃巢陷洛礪挾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礪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附賊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命礪苦諫不納入爲翰林學士辭職歸乾寧元年召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礪諷劉崇魯劾之下遷太子少傅復爲李茂貞等所論又罷爲太子少保上猶注意復用之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礪罪殺之都亭驛行瑜誅詔贈司徒謚曰文礪嗜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注解諸書傳甚多

按礪傳宜序次于後以祖孫紹武故附列焉

揚州府志卷之六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叅軍因家于江都之瓜州遂爲江都人與弟炎並舉元和進士播先補蓋屋尉以善治獄稱及爲三原令邑中豪犯法未嘗少貸歲終課最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鞭佩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戚家馳獵近郊播一切苛止之盜賊無所匿皆跳他郡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帝討淮西急于餽餉播引程異自副異衰財用給軍得無乏長慶初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淮南節度使在揚州浚十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

太和元年入拜左僕射輔政累封太原郡公卒贈太尉謚曰敬

起字舉之播之弟擢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遊拜禮部侍郎復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起奏爲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實于法由是詹積咸出民賴以生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多塘堰吏弗完治起至部先修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

俄以兵部尚書加皇太子侍讀文宗好古學是時鄭
 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武宗時命
 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
 人服其鑿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文懿

起子龜字大年性高簡居未達里林木窮僻構

半隱亭以自適武帝知其名以左拾遺召不赴崔璵
 觀察宣歙表為副龜樂死陵山水從之咸通中歷官
 浙東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子堯方學有
 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起仲子也舉賢良方正累遷殿中侍御史大中中
 為晉州刺史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他州不納獨式勞
 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峩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

備不敢逼境徙安南都護忠武戍卒與交趾俱式威
 不自安相率夜圍城合噪式徐披甲與家僮乘城矢
 檣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寧國劇賊仇甫亂詔
 式討賊至京師懿宗問方畧對曰第假以兵寇不足
 平也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
 得吐蕃回紇遷隸數百發龍阪監牧馬起用之集土
 團諸兒為鄉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咸通
 三年徐州銀刀軍亂徙式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得
 自隨視事三月悉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為團練罷歸
 終左金吾大將軍

鐸字昭範式之子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咸通後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十二年由禮部尚書超拜司徒尋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乾初六年賊破江陵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以輕信李係戰輒潰退居襄陽於是高駢代之及黃巢構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慷慨王室流涕請行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師三萬壁蓋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殺然士皆感憤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時宦人田令孜計賊必破欲掩爲己功乃構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使還屯鐸功垂就而奪于讒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鐸勲居關中諸鎮第一焉

贊曰來濟以亡隋將家子奮爲唐臣諫觸武氏卒免胄而歿賊中志可悲也李邕王播之後咸有令德世濟其美李氏多骨鯁有大節諸王皆起家文學而勤王謀國之勲爛焉士固不係世類然以始基而後善述亦焉可誣也哉

唐李德誠

李建勲

何敬洙

徐鉉

錢

喬匡舜 潘祐

李德誠廣陵人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安仁義於潤州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吾以爲汝功卽擲弓矢就執武王拜德誠潤州刺史累封王卒謚忠懿

建勳字致堯德誠子也少好學工爲詩文家世將相然常杜門不預事所交皆寒素裘馬取具而已出爲撫州節度使後召拜司空稱疾致仕賜號鐘山公營別墅山中先是宋齊丘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或謂建勳公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生平笑宋公出處何至效之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歸全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斷之禍卒贈太保謚曰靖

何敬洙廣陵人拜楚州團練使嘗私服游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遷武昌軍節度使時周王進逵領師入江南境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元宗命敬洙清野作堡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乃與兵民俱死于此丈夫豈

能惴惴閉門自守耶會叔嗣自長山反襲朗州進達
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卒謚威烈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宋師圍
金陵李煜遣鉉朝京求緩兵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
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
乎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耶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曰臣事江南國
亡不能死臣之罪也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
命坐厚撫之以為太子率更令年七十六卒有文集
三十卷新定說文質疑論稽神論鉉弟錯字楚金與
兄相友睦鉉以直

諫被逐錯思念至于失心其母請于李主門法有
弟罪及歷令錯與鉉俱敗以緩其疾李主哀之為召
鉉錯嘗著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又有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仕南唐為駕部
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屢敗元宗
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極諫上怒流撫州尋以
老疾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卒謚曰貞

潘祐廣陵人少貞介為文瞻逸仕南唐為秘書省正
字遷中書舍人改知制誥祐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
手劄敦諭祐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乃徙祐專知
國史時江南衰削祐上疏有云國家陰陰如日將暮

又曰若不急圖善政國必亡後主惡之又與時輩不
協因誣以他事劾祐祐自到母及妻子徙饒州
贊曰南唐割據江淮不與正統李何俱以武力進用
徐鉉周旋危國不避艱險亦各為其主也舜貶祐僂
敵國方強以二諫臣而不能容李氏之不復振宜矣
名臣列傳二

宋

諸傳俱以年代相次獨世家接武者不分年代卽序次本傳之後

崔希甫

杜鎬

查道

陳知微

孫長卿

孫錫

子洙

吳及

張方平

崔希甫高郵人有才畧沈承禮攻江南始請為府判

官江南平潘美薦于太宗召見拜太子中允面賜金
紫知原州召還拜監察御史凡朝廷更置諸道事務
及指揮沿邊將帥多命希甫乘傳處分輒稱上意賜
金帶仍命懸魚時號重金御史子琮擢進士第

杜鎬字文周其先世居杜陵徙家揚子鎬好學博貫
經史初仕江南李氏國亡仕宋太宗卽位遷國子監
丞崇文檢討適將祀南郊彗出宰相趙普以問鎬對
曰當祭而日食猶廢況謫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從之
遷著佐改太子贊善歷殿中丞國博加秘校是時承
平右文鎬以博學數被禮遇朝廷每有疑議輒咨訪

馬遷駕部員外郎改直秘閣會修藝祖實錄命鎬檢
討故事景德中修冊府元龜改司封進拜諫議大夫
龍圖直學士賜襲衣金帶班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
此職以處鎬儒者榮之會帝以澶淵之盟爲耻王欽
若勸帝封禪且詐爲天瑞帝猶豫問鎬曰古謂河出
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不喻旨應曰此聖人以神道
設教耳帝意乃決命鎬同詳定東封儀注由是天書
屢降鎬累官權判尚書省事上柱國京兆郡開國侯
年七十六卒鎬博聞強記朝廷每得異書多召問常
手疏本末以上士大夫有所著述必訪問鎬雖晚進

末品應答無倦所居僻陋僅蔽風雨燕居多具醪饌
以待賓友和易清素士類重之所著甚富畧載文苑
志中

查道字湛然其先徽人奉母渡江居如臯少以孝聞
母病思鱖羹方冬不獲道泣禱鑿冰取之得鱖尺許
以進母疾尋愈端拱初舉進士解褐爲館陶尉曹彬
鎮徐州辟爲從事淳化中蜀寇叛命道判遂州有使
兩川者以道治狀聞優詔嘉獎遷秘書丞知果州時
寇黨何彥忠等尚依險自固詔諭之未下咸請發兵
殄之道曰彼已懼罪欲延命須臾耳遂微服單騎携

數卒直趨賊所賊驚悉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
 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仁者也是寧害我
 則相率投兵請罪道悉給券令歸農驛奏賜璽書褒
 諭咸平四年代歸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李宗諤
 以道名聞召拜左正言直史館六年拜工部員外郎
 克度支副使賜金紫有故人卒質女于人道為贖之
 嫁士族薦紳間服其義卒年六十有四有文集二十
 卷

陳知微字希顏高郵人咸平五年舉進士除將作監
 丞遙判歙州累轉京東轉運副使奏還東平監所侵

民田六百八十家又決古廣濟河通運路罷夾黃河
 歲減夫役數萬召拜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淮南饑遣
 知微巡撫所至按視儲糧察諸吏能否使還判吏部
 銓又判司農寺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二年加玉清昭
 應宮判官卒年五十六錄其子舜卿為太常寺奉禮
 郎知微儀狀甚偉性沉厚不務皦察有集三十卷子
 堯卿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及第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王父朱巽廕為秘書省
 校書天禧中遷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石
 陳腐不可食主吏不敢去長卿為酌新舊易之吏得

免罪俸河南府天雨軍營壞或言衆將叛洛中謹然
長卿馳往撫諭推其魁惡一人誅之衆遂定有詔汰
三陵奉先卒汰者群噪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疏不
可汰之狀從之知和州有訴人殺其弟者長卿問其
貲曰上產家幾人曰惟此弟耳曰然則汝殺弟也鞠
之服遂抵罪提點益州路刑獄歷浙江荆淮發運使
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贏羨
以備饑歲耳改陝西轉運使踰年之慶州州據高亢
苦無水長卿爲鑿百井皆及泉時泥羅川馬嶺棧道
危險乃訪唐故術闢之遂成通途加集賢院學士河

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當得園利八
十萬悉歸之公帑神宗時轉兵部侍郎卒詔中使護
其喪歸葬焉

孫錫字昌齡廣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授巢縣主簿改
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撫衆一以仁恕籍
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縣人畏而愛之以父
喪去三年舉克國子監直講改著作佐郎遷開封府
推官當隨尹奏事仁宗問大辟幾何錫因奏開封重
於編勅當改者數事上以爲然於是貴戚女使有奏
讞上薄其罪付錫見決曰此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趨

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受賕御史以劾龐府治實清
 貺自為龐不知也清貺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
 史又劾府希宰相旨故杖殺清貺以滅口仁宗亦疑
 之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錫知太平州初清貺事
 獨判官王礪勘決錫不自辯也未幾仁宗悟罷者皆
 復以錫提點淮南南路刑獄治淮南二年活大辟十三
 人考課為天下第一召為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
 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以州所
 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為政而州無事尋知舒
 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汝穎蔡流人及歸計口

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率錢買香焚之府門初提點
 刑獄恐聚流人為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牒止錫不
 聽申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言不可錫行之自若
 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官至尚書度支郎中以老
 致仕神宗即位遷司封賜金紫卒年七十八錫居官
 忠厚正直生平未嘗言利老而貧不以為悔天下稱
 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

洙字巨源錫第四子也少奇邁十九擢進士第補秀
 州法曹喪母服除調於潛令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
 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痛哭流涕極論

天下事今之賈誼也與蘇軾轍李邦直同在薦列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藁雖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力求補外知海州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疏乞止其役因旱蝗禱于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叙用一定之辭洙建言人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息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補蔭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纔旬得疾時叅知政事闕帝將用洙數遣中使尚醫勞問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賻外賜錢五十萬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文辭典麗有西漢風平居雖對親仰無嫌語衆方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時人憫焉

吳及字幾道通州靖海人年十七第進士爲侯官尉治獄多全活提點刑獄辟大理寺檢法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高無子及上疏言凶刑之五一曰

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鋸因而夭死未易悉數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擢秘閣校理改右正言又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于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則莫如親以人望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

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爲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爲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明年上用及言罷內臣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條上十餘事多施行奏論孫沔苛暴不法及龐藉輕動敗沔沔由此坐廢久之遷右司諫勾管國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稱會諫官陳升之建議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稿及與御史沈起增注興國軍磁湖鐵冶如

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
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為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
問狀皆引伏及出為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
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為太廟齋郎

張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徙揚州方平穎悟絕人凡
書一閱終身不忘舉賢良方正論中書樞密院不可
以不合仁宗從之元昊之叛謀無定策西師解嚴方
平有力焉使契丹虜主聞其名親酌玉卮飲方平頌
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前以所乘馬為
贈自是虜使挾事至上輒命方平館之為御史中丞

中外之事知無不言嘗論河北榷鹽上大喜命密撰
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為佛老會者
七日以報上恩出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
記之至是方以為憂會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
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將寇蜀攝守
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
休民大驚擾爭遷居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
銀埋之地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驛於
道詔促方平行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
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

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兵遣弓手併罷城築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英宗不豫召方平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方平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方平方平後事神宗論事益切至于論用兵起獄尤為懇惻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為感動永樂之敗上頗思其言舉蘇轍中制科世以為知人卒謚文定

沈播

錫

度

王惟熙

俊

秦

周孟陽

秩

孫覺

麟

沈播其先湖州武康人父玉以屯田郎中知真州軍事遂家焉播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叅軍再調貴池簿佐其令有聲嘗攝銅陵縣事有兄弟爭財播為辯其曲直卒感悟讓財同居其去也二縣之人涕泣追送焉循道守官屢誦于時年三十六以疾卒于京師四子皆舉進士

銖字子平播之孫也少從王介甫學舉進士第授國

子監直講改審官主簿坐虞蕃事免歸時被罪者爭自列銖獨不言紹聖初起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崇政殿說書受旨編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拜司諫改起居郎中書舍人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

錫字子昭銖之弟也以王安禮任爲鄂州司戶參軍崇寧初爲講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遠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槩罪之恐非敦世勵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知婺州入爲左司員外郎進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

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與獄錫至郡有告者按其妄具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度字公雅播曾孫也紹興間令餘干政有善績以考功郎中除直秘閣知平江府乾道二年召赴行在上曰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未幾治行昭著果如朕料可謂得人又詢吳中歲事度奏臣初到郡水歉艱食荷陛下捐馬料四萬餘石以賑之全活甚衆上曰正賴良守措置漢宣帝所謂與我共理者其唯良二千

石乎卽以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四年又以直龍圖閣知建寧府是時朱熹在崇安爲度屬吏創立社倉均糴度以錢六萬緡助役倉成民賴之熹爲記其事又知臨安府仕終兵部尚書

王惟熙字國和如臯人景祐元年進士調益城尉讞州獄得情擢大理寺詳斷官持法堅正奏案成卿使易之惟熙不從卿置酒召其屬曰王詳斷易其奏耶惟熙曰否卿怒戒吏曰王詳斷如是不可與共事矣促奏罷之一坐爲恐惟熙徐曰事顧是否何如罷非所恤奏亦不報爲審刑院詳議官泗州船兵來坐盜

宋死惟熙議以爲宋來遠盜者非一日如必其賊于所販之州卽殺人多矣覆之免五人儂智高反掠嶺南諸州吏棄城者數十人皆麗於法惟熙議州所守者城固兵足用也嶺南兵與城無足恃柰何以常法置之死上亦憫之數十人者皆免遷判大理寺累官司封員外郎嘉祐七年卒惟熙博覽今古天性平恕雖爲法官專務原人情有文集十五卷

覲字明叟惟熙長子也嘉祐四年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刪定官覲不樂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視苗傷吏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覲受檄

覆案嘆曰早勢如是民食已絕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耶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拮據百出會朝廷遣使賑貸覲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署主簿轉爲丞韓絳出賴昌辟爲簽書判官坐公誤免起爲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疏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奸旣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且戒止言者覲言誠出于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

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說其黨也誠爲陛下惜之諸所疏論多大體時朱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呂陶辨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議覲言軾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再知蘇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地膏腴無閑田以葬覲索官地表爲墓田疏治城渠民德之號王公渠徽宗卽位召遷御史中丞與當國

者議不協改爲翰林學士會日食下詔覲應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惡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再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覲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有諫疏雜文內制若干卷

俊又字堯明覲從子也游學京師資用之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將臨視司成以俊又及曹偉應詔俊又辭或曰此顯仕捷徑也不可失俊又曰使辭不獲

命至亦不拜倘見困辱卽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又但望幄致敬不出次呼曹偉偉回顧俊又目之亦不出旣罷人皆爲惧俊又處之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爲第一蔡京邀使來見曰見我左右史可立得俊又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又曰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直秘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又與李祈友

善首建正論于宣和間士大夫稍知分別正邪兩人力也俊又有文集易說各十卷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寶元中舉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出知徐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會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何意也進知制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奸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罷溱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詔旨今也

經進出者視爲例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答天戒與轉運使李參不相能叅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事下大理議溱實無是外廷議紛然謂溱罪當死帝知其過輕詔貶秩知和州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改樞密直學士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神宗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庇其葬以勵臣節勅其婦兄護

揚州府志 卷之六
喪歸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曾祖敬述知秦州遂家焉敬述仕蜀爲膳部郎及歸宋知江州奏免誅逆命者二千人作大塚廬山下葬暴骸萬餘多陰德賀元中孟陽第進士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藩邸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爲文又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竦然起拜及爲皇子愈堅臥不出孟陽入見臥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患寧免乎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傾宮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決帝卽位加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殿在邇英苑中群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孟陽固稱他人代已乃遷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孟陽入奏事帝望見哭左右皆泣下旣而上疏陳五事言祖宗之制願無輕改語極覲切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詔特官其壻及子孫二人孟陽恬于仕進自奉簡約有腴田數頃盡與弟姪其歿也無以爲葬近臣以聞兩宮惻然加賜子

孫累舉進士貴顯世其家

秩字重實與兄種同舉進士歷官有聲紹聖中當國者革元祐政痛以法繩下時文彥博子及甫與劉唐私語及時相有當族誅之語讐卒告變上遣朝臣覆實命下卽以兵防二家悉囚其子弟召秩爲京西轉運使俾推治之當國者遣人謂秩還朝當以大司寇相處及奏對哲宗面諭曰彼欲盡誅大臣以下將置朕何地秩到洛察其實無他乃一時憤語譏議時相耳卽釋禁防招二家子慰諭之具奏其語原不及乘輿非有異意事乃寢大忤時相意仕終集賢殿修撰

贈徽猷閣待制

麟之字茂振敬述四世孫也少負邁才策紹興進士以中博學宏詞第一教授宣州不赴授太學錄尋擢中書舍人俸徽州明年召對授著作兼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使金金主爲殊禮厚遣還兼吏部尚書累官左朝奉大夫同知樞密自南渡後虜渝盟適議遣使賀遷而重其行乃復命麟之受詔未陞辭會天申節慶使至持嫚書且索兩淮襄漢地中外忿之麟之因奏猾虜意可上宜練甲申傲使不當遣上曰卿言是也彼將割地何以應之對曰講信之始分封畫圻

應有載書願出以示請將自塞使者果無語麟之又上疏極諍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昔日之和戎今日之渝盟不待上智而後知矣若彼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在陛下審處而應臣當竭智畢力贊成事幾使搖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竊耻之疏入謫秘監分司南京居瑞州孝宗立復故官麟之有疾請復左中大夫尋卒年四十七麟之學識弘富爲辭令得體所著海陵集若干卷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少從胡瑗學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明文書籍覺首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卽位直集賢院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上深然之會以疏論邵亢貶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貸至息二十而國用取具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緩急不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以王莽計羸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于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材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

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歛願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
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
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倘專取具于泉府則
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
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奏怒適覺以事詣中書安
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
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
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奏言如陳留一縣前後
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
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望賜寢罷遂以覺
爲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爲民患覺
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良田歷知亳揚徐
諸州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哲宗卽位遷諫議大
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許越職覺請申唐六典
及天禧詔書凡發令奏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
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
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
已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
郎領右選改主左遷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
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

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及安石退居鍾山覺往爲道舊爲從容累夕迫其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人追奪職徽宗卽位復故所著有文集奏議春秋易傳行于世

覽字傳師覺之弟也幼警悟擢治平二年進士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雷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群語不顧覽呼諭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等乃欲致族滅耶卒乃解散神宗壯其才以爲司農主簿舒覽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

拒之覽怒用帳籍違事劾覽出提點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二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益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爲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侍制徙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轅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爲塞秦晉之路皆

塞覽謀復取葭蘆戍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為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數日果大入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來興徙成都辭不行降為寶文閣侍制卒年五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安子焱由徽猷閣侍制至北京留守

喬執中 孫馨 孫升 張汝賢
張汝明 劉大中 李正民 直養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臨澤人也父竦字立之以鄉先生教授里中從學者多以文行知名執中初入大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治平四年擢進士調須城主簿王安石為政引執中編修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時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絕期逼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首即相率歸命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陵伐桑柘萬家皆相聚泣執中為請于朝詔復予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埭危

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願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壞成元祐初為吏部郎中遷起居郎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法吏自是不復與生非好生治民之意也進中書舍人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撫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侍制知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執中寬仁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與秦孫齊名夢神人昇以騎都尉詰且為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孫馨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江都用父任調武平

尉再調越州司法叅軍趙抃薦其才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轅其門馨按奸狀立伏辜韓縝鎮長安辟簽書或薦于朝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召為屯田員外郎馨微時與蔡京善常言蔡子貴人但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京逆謂曰我若用于天子願助我馨曰公誠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馨何為者京默然京既相出馨提點刑獄未幾入為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馨與尚書僧孝廣侍郎許幾共疏

論之當國者不樂徙開封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再

徙鄆州邑人子為草祭之謠指切蔡京磬以聞京怒

使言者誣以他事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

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通靖

諡篤 誼在廣東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梟 補之黃庭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磬一無所顧時論

稱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治平二年進士簽書泰州判官

哲宗立為監察御史朝廷更法令遂奸邪升多所建

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

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

未有如今日者願于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

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使循默

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

史以梁燾事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復拜侍

御史論翰林承旨鄧溫伯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

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以天章閣待

制知應天府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撫

升過劾之削職知房州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

置率年六十二所著有談圃

張汝賢字祖禹世為廬陵人徙居真州第進士初調

贛縣簿召充刑部習學公事官制行以御史中丞薦
除監察御史治察事善爲章奏語約而意至元豐間
除侍御史以言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俱罷元祐初復
爲吏部郎後使閩粵奏弛茶鹽增價而除其新額十
之八又以赦令蠲民所負官錢米五十餘萬閩人德
之淮南饑除直龍圖閣充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居
歲餘以左司郎中召還會有疾道卒揚州

汝明字舜文汝賢弟也元祐中登進士第歷衛真江
陰宜黃華陰四縣主簿母病疽更數醫不效汝明刺
血調藥傅之而愈華陰修嶽廟費鉅財窘令以屬汝

明民德其不擾競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廟非典祀
妖巫憑以惑衆者悉毀之滯州縣者三十年大觀中
召實學制局充檢閱文字預考貢士不說者誣以背
王氏學詔究其事得所爲去取錄徽宗覽之曰考校
盡心寧復有此特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
侍御史卽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爲首且
言臣觀京卞共乳同胞京中書執政卞樞密秉兵文
武兩權盡出其手一旦不虞措社稷於何地帝獎其
介直京頗憚之徙司門員外郎出通判寧化軍地界
遼文移數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遂以檄暴于朝坐責

監壽州麻步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閱實雖雨雪不渝吏不得通賕謝而稅均最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鐘求上獻汝明日天子命我以千里俱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于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尤精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有易索書張子卮言大宛經

劉大中字立道楊子人父湜政和間進士分教處州不樂仕進自號拙堂居士大中經明行修大觀中與上舍出身時修史極天下之選得四人倪若川江漢

徐師仁而大中與焉紹興三年擢監察御史宣諭江南東西路斥罷奸惡推善類不避權勢歸言泉司官吏之費歲三十萬縉請省官屬從之四年遷右司諫七年以兵部侍郎知處州戢吏撫民所部肅然初民輸秋租恣下漁取無筭至是始令人戶自槩吏不能擾未幾召還八年除禮部尚書叅知政事嘗疏中原陷沒東南民死于兵火其存者十無二三奸臣雷用誅求過數丁鹽紬絹最爲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生女又多不舉乞守令滿日以生齒增減爲殿最是年與丞相趙鼎合議以爲屈已和戎不可秦檜怒

使御史蕭振劾罷之遂以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再知處州以疾乞閑提舉臨安洞霄宮卒葬白雲山大中在朝言事切中時宜至首議建儲尤爲懇切高宗爲之感悟賜以御書陸機文賦括蒼志列賢守自唐李邕至宋黃葆光十人大中居其一

李正民揚州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遷禮部郎官建炎二年除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俄出爲兩浙江西湖南撫諭使正民請依法具奏官吏能否其民間事干州縣實係冤抑者並聽陳訴卽爲申理從之以奉使稱職除給事中吏部侍郎辭不拜

上賜詔曰朕惟孔門文學政事別爲二科然西漢名臣列于九卿者未嘗不以儒術飾吏事也卿文章典雅直諫多聞獻納之餘敏于從政乃擢天官之貳年專銓綜之權正民始就職紹興十三年正民奏宣和以前應知通令佐階銜並帶主管學事自軍興以及學校中輟今和議旣成儒風復振宣化承流責在郡縣宜依舊結銜以示聖朝偃武修文之意爲江西路提點刑獄仕至左朝散大夫充徽猷閣侍制平原縣

開國伯卒

直養字無害正民之孫紹熙中薦攝華亭令以當路薦爲平湖令沿海多溺屍乘潮

以上暴露沙際直養置冢瘞之又知海鹽縣建學校作小學擇朱沆爲之師風俗一變民爲立去思碑

李易

李衡

史正志

崔敦詩

牛大年

印應雷

印應飛

李易字順之揚州人好學多聞以清素見稱高宗駐蹕惟揚策試進士九月御崇政殿唱易爲第一易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授僉書江陰軍判官會金虜犯江陰至夏港距城數里守臣胡紘遣將拒敵且謂易曰吾曹義當死城郭君有母宜亟避之易歸告其母氏母曰我去則汝必無意堅守死生當與汝同之聞者感泣旣而虜疑有備引去紹聖元年爲大常博士孟庾韓世忠辟易叅謀轉工部員外郎爲太常少

卿自建炎維揚之變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繫圖曰宗支屬籍皆逸于江滄至是易請編次玉牒從之遷中書舍人改直秘閣知揚州易以本貫辭不許官至敷文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疾自請卒于秀州

李衡字彥平號樂庵江都人博學工爲文入辟雍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衡耻迎合投劾于府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夏秋二稅以期榜縣門鄉無吏跡而輸送先他邑隆興二年金人犯淮堧官沿江者多送孥歸衡獨自浙右移家

入縣民心大安盜蠲起旁境而溧陽晏如也轉運使
韓元吉等列上治狀進一秩召入爲監察御史司封
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衡屢引年乞身
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復召除侍御史外戚
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
肺腑爲人擇官廷諍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
而負于君不若退而合于道章五上請老上知不可
奪仍以秘閣修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勅翰林
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
時去時四起之術後定居崑山結廬別墅

聚書踰萬卷自號樂庵臨歿冠櫛條然而逝史論曰
李衡進退雍容幾于聞道所著有論語說易義海諸
書行世

史正志字志道江都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授歙縣
尉秩滿詣闕上保治要畧八篇丞相陳康伯薦于朝
除樞密院編修又引孫權築濡湏塢故事乞築和州
城壘及舒揚防守荆襄事宜高宗視師江上命扈從
至鎮江又上恢復要覽凡五篇車駕駐蹕建康正志
言三國六朝形勢與今日不同要當無事則都錢塘
有事則幸建康以爲東西都詔下侍從臺諫集議從

之尋除司農寺丞孝宗即位除度支員外郎後因論
 左祭南庫西庫名差互忤時相以散官謫永州尋復
 原官除右文殿修撰知靜江府未赴而罷賜爵文安
 縣開國男轉朝議大夫其後歸老姑蘇號吳門老圃
 所著有建康志十卷菊譜一卷有游朝陽巖諸詩清
 典可誦

崔敦詩字大雅通州靜海人登紹興末進士第歷任
 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上疏論風俗任將經筵
 倖進抹灾互事及州縣培克之弊又請施行白鹿洞
 教規以廣崇儒重道之化尚書韓彥古請建父世忠

家廟乞賜祭器敦詩奏謂中興廟器斷自宸衷宜畧
 倣古制命有司鑄爵勺各一賜之餘定當用之式繪
 圖畀之俾自製以竹木從之敦詩性謹愿議論疏通
 知大體直宿進講所陳必凱切至造滕密啓家人不
 得覘其藁上深器許之呂伯恭編文鑑後爲人所譖
 復令敦詩刪定爲制詞温潤詳雅有文集制藁奏議
 若干卷寓居常熟卒贈大中大夫兄敦禮同舉進士
 俱爲文宗

牛大年字隆叟江都邵伯埭人慶元二年進士歷仕
 州縣以廉敏稱通判真州權知泰州在郡繕鎧甲增

揚州府志 卷之六
料錢以優恤郡兵會大水發帑賑民及還朝唯一僮荷橐而行累遷工部侍郎不拜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上以其清苦特除寶章閣待制卒大年性廉介寡欲家無姬侍一室清灯炯炯未嘗燃官燭也宴會必却聲樂自海陵歸以餘俸置義莊給諸貧族無餘財所撰有支山集行世

印應雷通州靜海人嘉熙中進士知和州時北兵方闖廬和制置丘岳遣之出戍應雷奮入率保和州後知温州初州卒作亂詔以處發兵從應雷討之應雷辭僅携一僕赴任計設宴賊來覘者捕得其魁斬之

餘黨悉散開慶元年詔應雷與黃夢桂赴都堂稟議以應雷爲軍器監淮西總領財賦兼江東轉運判官景定元年直徽猷閣知江州節制蘄黃興國三郡咸淳六年爲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七年以制置有功進秩宣勞官屬將士皆得推恩尋卒應雷聰明英爽每視事目光如炬左右不敢仰視退則溫然和雅可親官至中奉大夫兵部侍郎兵馬都總管靜海縣開國伯贈端明殿學士

應飛字德遠應雷之弟第淳祐進士初任朝奉郎權知鎮江軍擢監察御史差判鎮江知鄂州開慶初元

兵圍鄂都統張勝登城誘以納降元人信之盡焚樓櫓一壘獨存應飛自外督兵來援虜遂解去承制克宣撫司叅謀官除戶部侍郎淮東總領知鎮江與兄相次徙居常熟卒贈朝議大夫龍圖閣學士

讚曰揚名臣自五代以前可紀者畧矣宋氏立國崔杜以江南舊臣均被殊寵鎬博練典故河洛一對遂啓矯誣豈文學之臣短于持論乎是後薦辟制科諸彥蔚起江北人才於斯爲盛諫爭則吳及王覲孫覺劉大中決策則張方平周孟陽理學則胡瑗王居正見理學傳平讞則王惟熙孫錫喬執中獨行則王俊乂孫

馨勸叛則孫覽卽應雷儒雅則崔敦詩李衡治民則查道沈度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于彼諸賢蓋其庶矣胡元閏位百年江淮之間寥然絕響迄于明而復盛廼知才賢不獨關於風氣亦天運也凡舊史所載其浮蔓不倫者刪之不敢以意爲之增入若吳敏張康國俱進繇蔡京敏主和議康國與擯元祐黨籍雖有他美故亦畧諸竊取春秋厚繩賢者之義其或一言一行偶合于道未敢必信以爲名臣職其詳者有邑乘在茲無取焉耳



